鲁迅先生的津门行迹

赵耀双

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及逝世90周年。在鲁迅生平研究中,北京、上海、绍兴,乃至厦门和广州都是人们熟悉的地点,天津却很少被专门论及。鲁迅一生未在天津长期居住过,几次到津,或是公务出差,或是路途中转,停留时间都很短。但翻阅《鲁迅日记》,仍可找到几段津门行迹。

鲁迅第一次到天津,是在1912年5月,随教育部赴京就职途中。清末民初,在津浦铁路没有全线贯通前,从江浙到北京的捷径便是乘海轮到天津,再换乘京奉铁路的火车进京,鲁迅的旅途也是如此。5月5日,轮船抵达天津。《鲁迅日记》载:"上午十一时舟抵天津。下午三时半车发,途中弥望黄土,间有草木,无可观览。约七时抵北京。"这次在天津待了不过三四个小时,作为漫长北上途中的一站,天津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。

时隔一个月,鲁迅再次赴津,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专程前往天津。清末民初,新式戏剧被视为启发民智的通俗文艺,天津的新剧演出较多,教育部遂特别派员到津实地调研。6月10日至12日,鲁迅和同事齐寿山奉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指派,到天津考察新剧。10日下午,二人坐火车抵津,住在齐寿山亲戚家中。当晚即"赴广和楼考察新剧"。广和楼是天津南市一带最早的戏院,坐落在东兴大街和荣吉大街交口附近。但因为"天阴停演",二人便走到附近的丹桂茶园看了一出旧戏。次日,鲁迅上午在日租界旭街(今和平路)的加藤洋行买了领结和皮鞋,午后到坐落在北马路的天乐园又看了一出旧剧。当晚,再到广和楼,终于看到了新剧,却只有一出《江北水灾记》,其余仍是旧剧。观众也不多,"观者仅一百卅余人"。鲁迅对所演新剧的评价是"勇可嘉而识与技均不足"。6月12日晚鲁迅返回北京,白天在津的活动,日记未载。

此后鲁迅还有几次途经天津的记录。1913年6月,鲁迅回绍兴探亲,19日下午从北京出发,当晚七点到天津,"寓泰安栈,食宿皆恶"。1911年出版的《天津指南》中有"泰安客栈"的名字,但未登记地址。1928年出版的《天津便览》则记"泰安栈"在"东站东"。东站即今之天津站。车站附近的客店服务质量较差,给鲁迅留下不好的印象。8月7日上午八点半,鲁迅乘"塘沽"号轮船到天津,在"富同栈"稍事休息,下午二时即乘车回北京。《天津便览》记"富同栈"有两家,一在"东站",一在"总站"。总站即今天津北站。鲁迅乘船至津,下船后所住,应是离码头较近的"东站"附近那家客栈。

1919年12月,鲁迅回绍兴接母亲及家人北上定居北京。12月1日从北京出发,"晨至前门乘京奉车,午抵天津换津浦车"。鲁迅一家人12月24日从绍兴出发,28日晚到天津,"止大安旅馆"。以大安为名的旅馆,《天津便览》记有两家,一为"大安栈",在法租界;一为"大安",在地纬路。笔者以为,鲁迅一家乘津浦线火车到天津,应在天津总站下车,而地纬路的大安离天津总站很近,日记中的"大安"应指此处。

1926年8月,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任教,与许广平同行。26日晚抵达天津,日记载"七时半抵天津,寓中国旅馆"。中国旅馆在法租界三号路,即今黑龙江路。鲁迅次日午后即登车继续南下。此后鲁迅先赴厦门,后往广州,最后定居上海。其间虽有两次北上探亲,但彼时从浦口已有直达北京的火车,无需再从天津中转。因此日记中也就没有在天津驻足的记载。

鲁迅没有写下专门记述天津的文字,在这座城市里也只有数次短暂停留。但是,日记记录的履痕,还是构成了鲁迅与天津之间的联系。

●柳墅行宫话沧桑

乾隆召见傅恒往事

曲振明

清乾隆三十五年(1770)三月,大清河畔淀神祠竣工,乾隆帝偕皇太后亲临祠内瞻礼,随后到天津,驻跸柳墅行宫。当时,率兵征伐缅甸的经略大学士傅恒自西南返京,途经天津,被乾隆帝召进行宫觐见。

富察·傅恒,字春和,其祖父米思翰曾任户部尚书,父亲李荣保官至察哈尔总管;胞姐富察氏为乾隆帝原配妻子,即在德州崩逝的孝贤纯皇后。以此而论,傅恒实为乾隆帝的外戚小舅子。

乾隆十三年(1748),傅恒署理川陕总督,经略金川军务,降服莎罗奔父子。乾隆十九年(1754),力主攻打伊犁,平息准噶尔部叛乱。乾隆三十年(1765),缅甸军队多次侵扰西南边陲云南诸地。傅恒奉旨执掌征缅帅印,于乾隆三十四年(1769)夏入云南,随后水陆并进,直捣缅甸都城阿瓦城,清军前期取得阶段性胜利。但之后因缅甸水土恶劣,官兵染上瘴疠之疾纷纷病倒,傅恒也未能幸免,一病不起。恰巧缅甸国王、主帅慑于清军兵威,有罢兵乞和之意。决计撤兵、不愿将征缅战争再拖下去的乾隆帝,正好借机同意前方清军与缅方议和息战。清军遂于乾隆三十五年(1770)二月,班师回朝。傅恒返京时,被乾隆皇帝在天津柳墅行宫召见复命。《天津县新志》载,乾隆三十五年三月,"经略大学士傅恒,征缅凯旋至自云南,朝于行在,召见之"。另据《清史稿·列传八十八》载:"……二月,班师,三月上幸天津,傅恒朝行在。"乾隆皇帝在行宫召见他,了解了边情,"见其形神顿异,隐虑难以就痊"。傅恒回京后,于七月病逝,享年不到五十岁。乾隆亲临府邸奠酒,御制诗悼之,谥号文忠,赠太傅,入祀贤良祠。

乾隆三十六年(1771)三月,乾隆帝奉皇太后东巡临天津,驻跸柳墅行宫。想到去年在此召见了傅恒,时间过去整一年,由此追忆而黯然。遂作《忆故大学士忠勇公傅恒,用去岁临第赐酹诗韵》一首:"去岁滇南力疾回,恰斯面晤忆生哀。朴斋即景依然也,前席言人何往哉。由古同为阅世客,只今谁是作霖材。自怜无助涓埃者,后进方当竭力培。"《清史稿·列传八十八》也记述了乾隆追忆傅恒之事,称"其后,上复幸天津,念傅恒于此复命,又经傅恒墓赐奠,皆纪以诗及赋怀旧诗,许为社稷臣"。

现如今,傅恒与其子福康安的墓葬,坐落于天津市蓟州区马伸桥镇穆马庄村,墓址设有蓟州区文物保护单位官方标识。傅恒、福康安父子墓园,隶属于清东陵,是清代专供王公大臣陪葬的皇家配套园寝。

多说好话

由国庆

灶王爷、灶王奶奶的神话传说为人喜闻乐见,民间也衍生出一些与灶王爷相关的俏皮话,比如由"上天言好事,回宫降吉祥"而来的"灶王爷(龛)的横批——一家之主""属灶王爷的——谁家锅台都上",以及"腊月二十三的灶神——要上天了"等。

话说胡同里的赵大妈闲着无事时,就爱张家长、李家短地和邻居聊大天打发时间,有时说着说着就无中生有了,简直是"灶王爷折跟头——离板了"。"离板"在天津民间口语中有时也说成"走板""走畸"或"不挨边儿""不挨着""不挨链儿",总之属于过度"八卦"太离谱的意思。其实,为人处世还是应该"灶王爷上天——多说好话",何乐而不为?

市井趣话

●老街角掠影



张建 文并摄

该街角位于现锦州道与甘肃路交口。主建筑为砖木结构小坡顶二层楼房,一层采用水泥饰面,上部是红砖清水墙。原为日租界秋山街与淡路街交口。

照片摄于2012年11月

●老口福

炒糁糁

杨世珊

那时农村的大车队有五十多辆大马车,百十口子人。大车队收工时间相对集中,百十口子人为了省事,都吃一样的饭——白水撒糁糁。

糁糁不是用开水将棒子面烫一下,凉了用手攥的那种传统的糁糁,而是经过改良的糁糁。改良糁糁采用七成棒子面加三成白面,和好揉光后,擀成面片,拍打紧实,切成一厘米见方的小丁。接着锅烧开水,把糁糁撒入锅里,煮熟后倒炝锅,无非就是加清酱,点几滴香油,扔一把葱花,清汤寡水的,又叫光棍饭。农村的老爷们儿干活行,对做饭真是一窍不通。那时一个生产队三辆车六个人,为改变这种情况定下由马德华专职做饭,他的活由其他五人包下来。

马德华是知青,会做饭,做了专职厨子后,觉得不能顿顿白水撒糁糁了,于是灵机一动,决定先从糁糁上入手改革。

马德华先将糁糁煮熟,捞出后过凉水,放在一旁备用。接下来起锅烧油,放入葱姜蒜炝锅,再搁一个大料煸出香味儿,随后放入肉片煸炒出油脂,接着烹入清酱,呲啦一声香味儿四溢,这时放入事先煮过的糁糁,翻炒几下,淋点水,便可出锅了。炒糁糁是饭又是菜,别看只放入半斤五花肉,对于吃惯了白水撒糁糁的农村人来说不啻于是上等宴席了。

炒糁糁吃起来肉味儿醇厚,糁糁紧实有嚼劲,丝滑爽口,全无棒子面的粗糙感,受到大伙的表扬。